



人大重阳论坛实录

第八期

崔自默：

艺术与金融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一所现代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金融学家陈雨露教授任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立足人大，放眼世界；把脉金融，观览全局；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为宗旨，力求为国家发展培养和输送高级金融人才，立志打造一个以“大金融”研究与传播为核心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智库，最终实现金融报国、知识报国的宏愿。



主持人：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主讲嘉宾：崔自默
国际知名艺术家、博士，师从范曾教授。
新国学倡导者，荣获联合国文化艺术特别成就奖，10V中国形象大使，“默纸”发明人。



点评嘉宾：窦含章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 副所长



特邀嘉宾：黄隽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点评嘉宾：吴丹红
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重阳论坛实录

重阳论坛
重論壇

王文：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很不巧，是一个炎炎夏日，人民大学在开毕业典礼，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非常特殊的日子，非常感谢大家来现场参加我们的重阳论坛。今天能来的人是非常有水平的人，非常懂情趣的人。我觉得他不仅仅是艺术大师，还是思想大师。今天嘉宾在办公室里跟我聊了几句话之后，让我醍醐灌顶，犹如喝了“心灵鸡汤”，他就是崔自默老师。

崔老师很多事迹我应该不用再介绍了。刚才我说，人大重阳研究院做了很多活动，但觉得特别累。

崔老师就劝我说，那是因为心理压力很大，因为你站得高才这样。一句话就让我心里舒适很多，所以我觉得崔老师是艺术大师，也是思想大师。今天来了很多嘉宾，他们有的在互联网上非常火，有的在艺术品、金融界也是非常资深的学者，像黄隽老师，以及新浪总裁彭总，他今天很谦虚地坐在后面。

我就不多占时间了，把时间交给非常有名，非常睿智，非常深刻的崔自默老师。

崔自默：

我在学校里讲东西，经常是用一个问题开始，比如我做饭做得特

别好，上来就给你吃一碗面，你一吃不好吃，你说是我不会做还是你不会吃呢？这分清责任。这个题目之前和王院长商量，说叫“艺术与金融”，但这个题目很大，我就改为“艺术与金融的合约”。

正因为艺术与金融不容易死心塌地地合作，貌合神离，所以才会让它们“合约”。签合约是个过程，就像我们谈经济合同一样，有很多条文。为什么有很多条文？是因为有很多观点会“扯皮”，于是我们把这些可能“扯皮”的条件列出来，但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条件列出来，可能还会继续“扯皮”，可能违约，或者上法院等等。就像印象





素描,有时候几根线条就能画出来,有的不太像,但很传神,像散文一样形散而神不散,有些线条你觉得似乎不到位,但回味的时候恰恰传神,这是散文里不咸不淡的笔墨。绘画里的留白,这对传神和艺术本身更接近。就像以前说《皇帝的新衣》一样,小孩说皇帝没穿衣服,这是说到本质。还像老子说的道,我不能告诉你道是什么,但我可以相对告诉你道不是什么。在座各位谁敢说他对艺术搞明白了,贡布里希在他《艺术的故事》开篇说过“其实本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

艺术是一个概念,艺术家用来混饭的工具。谈到金融,我是外行,所以我敢说,正因为我是盲人所以敢摸象。我摸到腿说柱子,摸到尾巴说绳子。因为我没有观点,是瞎子、盲人,但我有“摸点”(Touch point),所以我结论无比确切,摸着大象的腿就说柱子,结论很清楚。你是搞金融的,你跟我说说大象是什么?你是有眼睛的,比盲人脑子清楚多的人,你跟我说说什么叫大象,你下不了结论,所以才会有“大象无形”,所以才有“惚兮恍兮,恍兮惚兮”。我来给老子的道列个方程 $Y=F(X)$,是个函数。这个具体的方程关系是一定的,但是动态的,给你一个变量 X ,就会有一个变量 Y ,它是呼应的。道不能告诉你它本身是什么,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语言描述它。语言是一种想法和声音,我讲的再好外国人听不懂,鸟唱的再好听我们都不知道

内容,伟大的语言学家也听不懂鸟的语言。

回到金融,我是搞艺术的,但我不敢说什么是艺术。说到金融,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金融,但最伟大的金融家也不敢说什么叫金融。科学家总是比我们一般人清楚些,但上世纪50年代全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包括有创新发明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个世界性大会上讨论“什么叫科学”,结果讨论了两周没结果,不知道什么叫科学。于是只能签个合约,列十条,科学相对的几个概念,其中几条可以经过反复验证和试验。

有人问什么叫试验?我们看东西,你说我用眼睛看,用放大镜看,用显微镜看,用电子显微镜、哈勃望远镜看远处,工具不一样,实验结果也不一样,怎么算?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概念,《金刚经》用那么多语言阐述什么是概念。所以不可说。有人说你什么都不可说,什么都不知道你瞎掰活什么。

什么是学问?我引用钱钟书的话,学问就是大晚上在江边喝着茶,没事慢慢商量出来的。我搞了一点艺术,本科学自动控制、信息理论,研究生学过计算机,搞过文化产业,也学过莫名其妙的东西,也做过生意。以我的理解,金融、经济这些都是交易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什么叫交易?交易的属性是什么?交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为了这个开讲座,我有很多金融方面的书,包括《价值起源》,很多书

是外国人写的,我翻了半天没理解明白,我自信我有科学逻辑思维,但我没看明白说的是什么。换言之,从很多角度讨论问题,那么多盲人,一个说绳子,有人说柱子,最后你还是很糊涂,大象就摆在你眼前,你也自信有眼神和判断力,但下不了结论。为了表示我认真,来的时候列了一个简单的提纲。

刚才讲的那么多是现象和本质的问题,是名和实的问题,名和实在中国诸子百家的东西太多了,喜欢国学的人可以查,非常多,我也不给大家大段地背了。

影子的影子

所有的事情都是影子的影子,甚至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可以是影子的 N 次方。王国维谈到历史方法的时候说:我坚持历史的方法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你感到很深刻,你可以问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们看得见吗?隔壁的屋在干什么你们看得见吗?怎么才能看见?走过去。有很多假象,你认为你看到了的本质,认为你看到了的原因其实是另一个原因的影子,上升为原因,仍然为另一个原因的影子,所以影子的影子的影子,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你找到猴年马月去,像我们结婚对象一样,肯定有一个人适合你,但找一百年到哪儿找,肯定有合适的,但你来不及。

金融是时间的概念

金融就宛如时间概念,我认为我们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爱

因斯坦、海德格尔、胡塞尔、哥德尔等研究时间，按海德格尔说时间和空间有关联，昨天不会发生现在这个现象，因为时间没到。明天会发生什么还不知道，比如宇宙大爆炸，如果时间没到，宇宙不能大爆炸。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是什么，时间是不是物质，它和能量运动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太阳升起落下，看到人们发明了钟表，看到了时间。但爱因斯坦怀疑，认为时间背后还有时间的概念。

金融是时间的概念，所有成功的演讲等于台上的哗众取宠加上台下的小脑运动，真正的学问是思考出来的，我们是进行智力游戏，是琢磨这些现象，你怎么可能腾出时间来鼓掌呢？这不是小脑运动吗？研究院的院训写得非常好，金融是融金。如果哪个金融学家说我肯定挣钱，那我借钱给他去挣，他以为摸清了挣钱的规律，但规律是能摸透的吗？道是变化的，变化是唯一的规律。和金融、股票一样，你得侃，侃着玩，大众印象中金融、经济是骗人的事儿，他侃着你听着。爱因斯坦按客观，按理性的，胡塞尔、哥德尔是按精神的东西，精神的时间和客观的时间是不是一回事？我们心理上的金融学和客观上的金融学是不是一回事？金融学家摸到的金融规律和艺术家想的艺术规律是不是一样的？基于这个，我才研究金融与艺术的合约，就是金融与艺术的关系，一般我们会考虑问题，别人说齐白石的画好，张大



千的画好，能卖钱的，你就觉得好，白日见鬼，他自己没弄明白了，他一说你相信了，那不就是庄子里的故事——逍遥游。他认为有这个事儿，就跟你讲，你真的相信有这个事儿，结果他自己都不知道。阴差阳错的事儿很多。所以，时间、经济、艺术、价值都是概念。

文明与野蛮

中国的方法是哲学的、是复的方法，我们面对复杂的物体怎么计算出体积，你懂微积分就能计算出体积吗？因为你懂微积分所以可能算不出来，反而最简单的方法有可能，把它放到水里去，溢出来的水就是它的体积。如果你认为我懂微积分，我可以计算最复杂的物体体积，你肯定算不出来。

过程与极限，真理是无限趋近的过程。艺术与生活，包括经济都是一体同观，它是一个物体，只是不同的角度看进去，不同的影子，不同的形象。我拿个鸡蛋，这么拿

着说两侧像椭圆，说另外两侧肯定是圆的，肯定打架，因为他看的是鸡蛋两头，但他看的是鸡蛋的侧面，你们说的都对，但都是点，不能以点带面，这是哲学的基本错误。所以，很多人说“我的观点是”，你干脆说“我的偏见是”不就完了吗？人家说你既然是偏见就别发言了。所以，所有的观点都是偏见，不过是一体同观。你们看到的金融规律是这个金融规律，我看到的金融规律不是那么回事。大家说人家的东西值钱，有名，是不是那么回事，你说那叫“耳鉴”，用耳朵进行鉴赏，我提出心鉴，用心灵去鉴。就像影视一样，演员用明星，花很多钱当然可以拍很好的东西，但你用的是已有的思想，只不过是给人家付费，你如果有本事可以创造自己的明星。金融规律，你有本事可以发现出根本规律，创造出规律，创造出简单的商品经济，卖品牌，卖标准，卖思想。金融是一种思想，



真正金融的辉煌，我看它反复讲复合型，就是低和高的关系。很深刻，真懂金融的人会糊涂，因为太深刻了，他已经摸到规律，摸到规律就是没规律，我要跟你说清楚就说不懂。一会儿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互相提点问题，我最善于的其实是回答问题，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掰活。

换一个说法，就换一种活法，我说经济、金融是心理学现象。我随便拿两个手稿卖多少钱？一会儿我们讲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像绘画一样，慢慢会看出一点意思。

美，有艺术的概念，美不等于艺术，美和艺术这两个概念混同，使我们制造了很多矛盾的想法，同时也给很多理论家提供了混饭的条件，假如我把概念给你们科学地理清了，你们怎么打仗，不能打仗你们怎么通过嘴巴吸引人，怎么混饭。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化艺术需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化艺术需求和金融需求是不一样的。弱势群体是概念，弱势强势是相对的。我们法律保护的是守法者，而不是所谓的弱者。交易行为和特殊商品因为有了社会的职业分工，才有了交易的可能。学校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交易场所，人家学生掏学费，学校卖给他知识。如果老师跟人家讲课讲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不是骗人家吗？卖给学生的是伪劣产品。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讲问题很忐忑，我要讲给他们真知识，讲给他们一点厚黑学。他们可能觉得老师怎么这么世俗呢？不像有些老师，学生穷死也得勤勤恳恳地背那么

几行书，他认为那是很有学问。所以我到一定场合，一定条件下会跟你们讲学问，讲似乎是学问的学问。骗你们很舒服，你们还很崇敬我，觉得我很纯真。但你有用吗？你画得很不错，但卖不出去钱，你愿意吗？

价值起源于金融的创新，我们校长写的《世界是部金融史》，难道世界不是一部流氓史，不是一部战争史吗？只是从金融史角度发现世界是个金融史，世界是个文字史，文化史、战争史，都是一体同观。同样东西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形象，同样的物体，不同的光线照射，不同光线的杂交照射会产生不同的物像，不同的影子。

艺术品的特殊性

艺术品因为不同于其他的物品，所以艺术品就是金融，我认为艺术就是金融，因为有欣赏性，有淘宝性，有赌博性，所以才有可能艺术品金融化，艺术银行、艺术基金、艺术金融等等。我当年也在研究科学化，想过把艺术品鉴定防伪建立成科学体系，后来我想因为大家有淘宝心理，你好不容易淘了个宝，你儿子可能是败家子，这就平衡了，不然别人怎么淘宝呢？宝都跑你家去了？不合适。

金融像下雨一样，天老在这儿下雨行吗？这儿是下雨的，那儿就有干旱的，世界的河流是流动的，也有主干，也有分流，也有可能局部下雨多，也有可能下雨少，金融就是流动的，经济就是流动的。流到哪里去谁也说不清楚，金融指导

这个就挣钱，指导那个就挣钱，哪儿都挣钱，钱从哪儿来？这就涉及到为什么我说经济学是心理学现象。艺术品既是文化现象、文明现象，同时又是金融现象，经济现象。

《价值起源》是本很厚的书，中国宋代纸币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的管子也被很多人欣赏，他也有一套金融理论。

金融危机是什么？我认为是心态危机，金融、经济都是心理学现象。路也不错，车也不错，为什么堵车？你说我们过一条马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快一点被撞住了，慢一点人家快的过去了，慢的正好撞着你；不快不慢行吗？快的过去了，慢的还没过呢，不快不慢的被撞着了。那到底怎么办？金融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讨论我所从事的行业怎么让中间商挣钱。

观念改变世界，世界金融史就是观念史，是政治经济史，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怎么占领世界的，光靠政府行吗？不挣钱这些人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当然，共产党厉害，没有发烟土，发大洋也把国民党干掉了。抢土地是抢你们家的，不用花钱，这个厉害。观念改变世界，观念改变金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政治、宗教现象等，智慧是层次的，不断地上涨的。中医为什么解剖不出经络来，因为是错误的，是假想，正如地平线是天与地形成的切面，是假想的视觉现象，线是数学和物理为了研究而设想的理想



模型，实际没有理想的东西。什么是经络？经络是肌肉和骨头之间的关系，我们所说的针灸是调整这之间的关系，让气血通过去，被阻隔之后当然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很实在，你着凉了，血脉通不过去当然得疼了；营养缺乏，你压一会儿腿就麻了，我们针灸刺激就是调节肌肉和骨头之间的关系。

金融怎么调节的？最近的金融现象，银行自己协调协调，但自己协调就行了吗？经济是心理学现象，你觉得节约型经济好还是刺激型经济好？文革时期人倒是舒服，平均啊，现在贫富差距很大，但富裕了，钱从哪儿来？偷的、抢的？从天上掉的？都不是，是劳动。劳动是本性，所以马克思说劳动作为价值的基础，但马克思说价值决定价格我认为错了，我提出价格决定价值，天下没有完全错的和正确的，这是哲学基本理论。马克思说价值决定价格，我认为价格决定价值，A大于B，B大于A，也就可以推导出A=B，价值就是价格，唯心就是唯物，精神就是物质，如果把精神这两个结合，纳入物质和唯物结合计划，你会发现唯物和唯心的辩论就没了，一体同观。庄子说的无其有的概念，长的有短的，大的有小的。《六祖坛经》讲的就是这个概念。《法华经》中佛说，假如你们都像舍利弗这么聪明，加在一起也不如我。多狂妄这句话？他用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个，先从你说长还是短，高还是低，所有加在一起都

难不到我一个人，因为我用的是你的脑子，用一个镜子反射的是你的脑子。方法论的掌握不就好办了。

价格就是价值，价格决定价值。谈艺术品现象就可以知道，此次交易行为和以前的交易行为是变化的，时间变了，交易双方变了，他喜欢，他有钱自然就贵了，传到下一代，他们家不喜欢，他喜欢又没钱，这一次交易行为和上一次交易行为自然分离了，怎么能使价值传承呢？能升值吗？金融也是一样，心理学现象，钱包是人掌握着，事在人为，这事儿能不能做在人为，大人物干的事儿是事儿，小人物干的事儿是小事儿，好人干的事儿是好事儿，坏人干的事儿是坏事儿，不是因为你人坏，而是历史分配给你这样的角色，需要有反动演员，让你干了，你不会，演的反动角色就是坏人，历史不就这样吗？你说我是和平主义者，我不想打仗，你成汉奸了。你成汉奸了，谁会为你平反，谁会相信呢？为什么会有人抨击它，能交流吗？你可能越说说明白距离越远，你越说自己不是精神病就证明你是精神病，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

耳鉴和心鉴

我们怎么把耳鉴转变为心鉴，怎么把传统理念改变掉？市场是个教育过程，怎么把价值节约型经济和刺激型经济两者结合并进行引导，这才是我们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说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会提文化体制改革，体制和效果有什么

关系？当然有关系，我认为就是一种游戏方法的改变，别让你们糟践东西。房地产、经济发展等间接糟践的是矿山等资源，而文化创意产业脑子里的行为和纸面上的行为糟践的东西最少，当然也会糟践，你认为你是一个文化人，认为你有学问，写著作本身一般人还给你鼓掌，觉得挺崇拜你的，但我觉得在我眼里你造孽最大，糟践森林最多。我问问你到底有学问吗？你敢说你有学问，但按你这个东西能改变世界吗？孔子都没改变世界，老子都没改变世界，佛都没改变世界，你能改变？不可能。

所以说，老子提出“绝圣弃智”，佛说半天都说不可说，只是没办法，一大堆菩萨，每个法会上都问问题，并且每个菩萨都觉得自己了不起，问的问题都很深刻，我不回答你显得我不行，我回答你，我说长你说短，我越说你的反击力越大，我没办法。“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我自己不可能说，这种环境下就说了，我在自己家这么说人家不说你神经病吗？自己和自己说一下午。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道不虚行，遇缘则应”，真正的道理不是很虚地存在某个地方，在一定的缘分下就能反应出来，应验出来。我说得再好，外国人听不懂，我不是用英文，你说“上善若水”，他听不懂，你说Water，英国人听懂了，德国人没准听不懂，你说H₂O都懂了，有人说我不懂，你回家学习去吧。所以科学的语言是唯一的语言，但



我们甚至连科学语言都怀疑，我们还依据什么？

贵族地位与经典的铸造

中世纪艺术家说为了乐趣化，就像我们修长城似的，不是说我们没事修个长城玩，肯定是掏钱甚至被压迫出精品了，伟大的艺术品都是被压迫出来的。贵族给你限定时间整出来的，难度非常大，米开朗基罗为了画天花板眼睛都看斜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安格尔这些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都和佛罗伦萨的那些贵族、家族有关系。我们老是埋怨唯利是图的商人，但商人改变了整个美术史，商人改变了整个金融史，甚至政治史、文明史。所以，一开始我就说文明是野蛮。

“城市森林”也是森林法则，这些高楼和树林一样，这些都是动物，动物只有两个功能，第一吃别人，第二别让别人吃。所以我才会反思，到底金融和经济的目的是什

么？文革时期是平等好还是按照一定的秩序行走好。如果没有权利的话，我有一辆破车也有权利走高速公路，虽然会阻挡别人，但我有这样的权利。所以，统计学上有加权平均，我觉得我们的民主也可以加权平均，科学的计算方法，你是有一票，但你这一票的效值加权平均可能是0.3或0.8，不是1。有的人智商不行，我们也是，我觉得法律是个问题，为什么疯子杀了人不能



算犯法？那如果杀了人以后疯了怎么办？当时没疯，杀了人以后疯了，判不判？这不平等，一个疯子杀了正常人反而疯子没有责任。当时有人写过一个散文，怎么城市里傻子越来越多呢？我觉得挺好玩，他怎么写这么好一个文章，不咸不淡处最见工夫。

市场标准和市场需求

美第奇家族为了自己的利益让那么多画家给他们画，当然宗教的

画很多，著名的雕塑也是用来装饰他自己家的。他去显示自己的地位的同时，他也成就你了，成就了很多美术史，成就了很多精品。今天一些企业家为了自己的文化乐趣，为了自己和银行的文化品位，建立自己的艺术馆，会不会成就当今的艺术家呢？例如澳大利亚、英国的一些基金，他是鼓励一些年轻人的，看他的画不错，就收集起来展览，他的这些藏品采用租赁制，租给那些喜欢的人挂在家里，你可以过两天来换，你想买就卖给你。

我们到加拿大考察的时候，发现加拿大有艺术品仓储，我们的宾馆都是住人的，他开一个大楼是住艺术品的，那也挣不少钱，你只要防火防水防盗就行了。发现北京还没有这个玩艺儿，我们很多收藏家一套房一套房占着，既糟践东西又浪费资源。如果哪个企业愿意投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好事情，建一个艺术品商品大楼，储存进去，收租金。但我们银行太小，装不了多少东西。

金融、艺术寻找的是有实力的载体，这个实力是指他的购买力、影响力和传播力。没有购买力，没有影响力，没有传播力，那你能干什么？我喜欢，我没钱，都喜欢，都没钱能行吗？你说银行的钱我喜欢给我点吧，那不成抢了吗？艺术品也一样，它体系是这样发展的。我们创造一个品牌，为什么拍卖行的价格比底下低？拍卖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品牌的塑造。拍卖行的

价格并不等于它的标价，不等于真实成交价，此次价格不等于下次价格。因为艺术品的定价和一般商品定价不是统一的，它是“心情价”，比如说我高兴一个价，不高兴另一个价，再不高兴不卖了。

艺术品金融，你买多少东西，每年让你升值，按照什么升值？10年50倍，20年100倍？那我不成推销我的东西了吗？那还叫艺术品金融讲座吗？那就不能叫讲座了。

收藏家和投资人

我觉得中国缺少真正的收藏家，真正的收藏家是把收藏作为自己地位和影响，作为自己本家族的一份遗产，不指望升值的，是把艺术品欣赏作为一种消费。爬山挣钱吗？你做梦挣钱吗？不挣钱，舒服就行了呗。它是一种消费。我们现在是真正收藏家太少了，借钱有风险，你说金融，股票，那不就是赌博吗？股市下跌，你活该啊！股市不行让国家救市，太不合理了。谁让你玩？！你怎么不买我画呢？你买我画，我肯定让你升值，经骗不经劝嘛！你骗他就行了，劝他肯定不行！这个东西很复杂。击鼓传花式的游戏，传到谁手里，一般我不用来“击鼓传花”作比喻，我用“雪球”，参与的肯定挣钱，越滚越大，天底下的雪能不能滚到同一个雪球上，可能性太小了。水滴表面张力也是有一定的，雪球滚到一定程度也会崩裂的。回到刚才水系的概念，天底下如果只有一条河，这条河非常大，能把所有的水量流完会是什





么现象？会是天下一片汪洋。如果金融按照一定的规律那就不叫金融了，那叫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有规律，你比刘翔跑得快就是冠军，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可能吗？300个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300万个人也跑不了一个刘翔，那不是简单的叠加。

艺术基金、艺术银行大家可以查查相关的东西，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人才。

人才是资源的控制，资源的开采，那就更复杂了。为什么是艺术与金融的合约，就是因为它俩符合似乎不一样的经济理论和研究理论。艺术品理论是审美的，喜欢就贵。金融理论是什么？是数字吗？我认为不是，那么文化和资本怎么融合？怎么磨合？怎么在相对性当中找共性，在什么情况下合约会解除，当你没钱想卖的时候所有的风险都来了，大家都卖你看价格跌不跌。当然我们希望经济无限发展，但是经济怎么可以无限发展，就是不断劳动，不断创造。但你有累的时候，有知足的时候，不断劳动创造会糟践更多的公共资源，这种情况下风险就来了。

公共资源是什么？天底下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儿，发展当中肯定会有破坏的，平衡当中找一找吧。

就先讲到这儿吧。

王文：

谢谢崔老师！我觉得有特别多

的精彩句子，例如世界上很多东西是概念，金融就是艺术，经络就是肌肉和骨头的关系等等。今天也来了几位非常特殊的嘉宾，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吴丹红教授，是他引见崔老师到这边来主讲，还有我的好朋友，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窦含章教授，还有真正艺术品大家中国人民大学的黄隽教授。那么就按照这个顺序，大家做点评，最后会有二三十分钟时间留给大家互动。先请吴老师！

吴丹红：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聆听崔自默老师的讲话，说实话，我认识崔老师不是很久，大概也就两年多时间。当时我近距离观摩了崔老师的作画，一幅20米的长卷，非常大气磅礴的泼墨作画，非常佩服。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也不停地看，不停地听，包括心情郁闷的时候也找崔老师聊聊天。虽然崔老师比我长11岁，但感觉就像一个非常智慧的老者一样，把人生哲理娓娓道来，有时候使我躁动的心得到平复，所以从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喜欢和崇敬崔老师的，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长者，一个我眼里的哲人。

从崔老师的成就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读的都是工科，应该说和艺术相距非常遥远的专业，他博士读的是艺术学，而且是范曾大师的开

山弟子。目前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他个人艺术品拍卖的指数、价格都是非常高的。这不仅和崔老师的天赋有关，在我看来，也和他后天的勤奋有关。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他的一幅画能拍几十万、几百万？他个人拍的总价格可能超过1亿了。这就联系到艺术品和金融的话题。一幅字画在有的人评估里可能是值10万元，但在另外的人评价体系里可能是100万。那怎么样来衡量？为什么这些艺术品画作可以给艺术银行作为抵押品，我可以凭这幅画抵押之后融资到1000万、2000万、3000万。

所以，在我看来，艺术品可以从两个概念去讲，一是作为消费角度，例如我把这个画收藏起来，放在家里不卖，不流通，就传给我的子孙后代，那它在市场上就没有升值概念，没有多少钱抵押的概念。另外一个概念是作为金融的概念。例如现在很多金融衍生品、包括银行里可以产生抵押，从里面融出钱来的物品。这两天股市也是跌宕起伏，从2000多点一下就到了“西安事变”1937点，昨天还到过1847点，差不多到了“鸦片战争”，让我们感觉到投资渠道非常有限，股市不稳定，楼市泡沫也很严重，这个价格我认为已经快到了一个转折的边缘。但在这个渠道里，艺术品市场投资反而被人们所忽略，以前一直在讲艺术是作为收藏品、消



费品，但这几年资本市场里，尤其是民间巨量资金涌向艺术品市场。每次拍卖艺术品都是一波又一浪地在推高艺术品价值。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个外国的艺术家用白金和钻石做了一个骷髅，当然这是个行为艺术，这个艺术品本身成本材料2300多万美元，他拿出来拍卖，价值有1个多亿。这是在世艺术家里价值最高的一个。但后来人们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拍卖这个艺术品的买家，创作艺术品的人有股份在里面，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公司去买了他自己的作品，结果他就凭空创造出来7000多万的财富，本来2300多万，现在变成1亿了。

所以，崔老师讲的金融是一种游戏，你把原来造价2000多万的产品，1个多亿买回去了，那么下

一个接手的一定要增值。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本来这个作品原始价值1元，经过金融市场流通，到下一家必须要加1元、2元、3元、4元，不停地增加。但这个巨大的市场，有人说艺术品市场估值是6万亿还是600万亿，非常大的数字。因为整个货币供应量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艺术品市场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像我们的楼市和股市一样存在一定的泡沫？会不会也产生这么一个风险？

以上是从崔老师讲课当中，我自己在思考的一个疑问。很多艺术品如果艺术价值考量很难估值到底是多少钱，但我们的拍卖是有一个标准的，而且每个收藏家都是希望这个作品增值。现在有钱的商人都再谈艺术，艺术家都在谈钱，这就是艺术和金融合二为一的这么一种

奇怪的现象，但实际上我认为在资本的市场里一直在暗流涌动。

另一个风险，从法律角度来讲，艺术品市场其实也存在着洗钱的危险，这也是我刚才在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例如网上微博，在香河的县委书记叫杨文华，他的太太赵丽华是写诗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因为赵丽华的“键盘诗”可以堂而皇之登上国家级的刊物，但我不知道她的诗好在哪儿。结果写了一段诗之后，她就突然变成了一名画家。中年之后开始学画，什么基础也没有，她就开始涂一些很抽象的色彩，但她的画突然又以几十万的价格卖出去。而从县委书记那一边来看，他和开发商之间也有微妙的联系，这只是举个例子，并不是说我对他有什么样的指控，但我觉得这能说明一种现象。开发商从书记那里可以轻松拿到地，他们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另一边赵丽华开的诗会也好，卖的画也好，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这个市场，开发商可以高价买她的画，这两条线之间是各自在进行，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两条线存在必然联系。如果我们说你这个是行贿罪，那至少要证明，开发商从这个书记那里拿到地是存在着不当的获得利益，那么他去买这个画，是开发商这边有证据证明是开发商派人去买的，而且书记和他画画的老婆之间存在明知的证据，如果这三点都存在，我们在法律上才可以鉴定为刑事上的犯罪。



这样司法上就带来一个难题，以前的行贿受贿是直接的金钱交易，现在通过艺术品这样一个中介，把这种犯罪行为包装和隐藏了，而且给我们侦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我认为巨大市场的背后有可能存在着犯罪的隐性风险。艺术和金融的结合有它的优点，这点我们必须肯定，有些企业融不到资，如果用艺术品做抵押，可以融到资，解决“钱荒”的问题，增加了金融的渠道。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它的估值主观性，评价体系不明确，也存在着可能洗钱的风险。这是我的理解，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别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王文：

谢谢丹红，我觉得你讲的点都非常重要，是个大课题。下面有请窦含章老师。

窦含章：

今天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听崔自默老师的讲座感到很荣幸，崔老师刚才讲完之后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崔老师应该是画界中最懂哲学的，在哲学界又是画画最好的。崔老师说的话好像比较通俗易懂，但逻辑上是自恰的，无论是对佛家经典的阐述，还是崔老师带有的道家的思想，“道可道非常道”，说出来就不是道理，像佛祖说的“不可言”。所以崔老师逻辑上是自恰的。但我从崔老师富含哲理的讲座中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感觉艺术和金融都是骗局，艺术和金融的合约，它们达成的约定就是一个字“骗”。

崔自默：

骗一辈子就是幸福的。

窦含章：

很多艺术品这些年拍卖过程中在增值，这些年艺术品拍卖价格不断往上走，与其说这是一个艺术现象，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这

更是一种金融现象和货币现象。我想懂艺术的人，在我们房间内可能会有，但大体上像崔大师不会超过三五个，大家都不懂的情况下，又了解艺术品值钱，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在追逐艺术品，疯狂地参与各种各样的拍卖，我想这就是刚才崔大师说的观念问题，我们先营造一种观念，让大家接受“艺术”这个概念，让大家知道艺术品是好的，所以大家就都趋之若鹜，如果我是个煤矿老板有10、20亿，崔大师告诉我这幅画你买吧，今年1000万，明年2000万，这些煤老板他根本不懂艺术，但会毫不犹豫投资。

现在中国来看，离艺术越来越远。真正美院毕业的，对艺术有研究，有追求的，我相信大多数真正高水平的艺术和他们反而没有关系，都被煤老板、房地产商买走了，这些房地产商买了艺术品，他本身不懂，所以得不到享受，花了2000万买了一幅画或雕刻，我认为本质上他其实被骗了，只不过他的东西还在增值，因为后面还有更多的骗子在准备接他的棒。

崔自默：

换个说法，换个活法，骗子就是另一种说法，佛说“骗子即非骗子，是明骗子”，是一样的。

窦含章：

我觉得金融就更好解释了，我认为金融就是一个“屠宰场”，全

世界的金融市场实际就是少部分人在屠宰多部分人，或者掠夺大多数人的游戏场，还不算赌场，其实赌场胜算概率还是蛮高的，赌场就是中间抽水，赌客之间相互赌，总还有赢的概率。但金融市场事实上是大多数人针对少数那些创造观念，创造规则，那些一心要骗你们，掠夺你们的人，所以他连赌场都算不上，事实上就是一个“屠宰场”。这两天的股市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的说法。我觉得金融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创造，人们有了更多满足自身生活必需以外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后来都转化为了货币，也就是大家都有闲钱了，有了闲钱大家都

想增值。有聪明人就给你创造了一个金融市场，告诉你这些闲钱能增值，能发挥作用，一开始我相信他创造金融市场也是出于善的目的，让资金流动起来，让资金增值，但随着金融市场发展，特别是今天金融的骗局的特性就非常明显了。

中国老百姓首先要怨自己不懂就敢去玩。前几年中国股票市场有一种商品叫权证，那其实就是废纸，从上市标起的价格基本就是废纸，大多数权证最后全部归零了，能行权的极少数。我印象中，当时有一位大姐花 40 万买了权证，她买了南航权证，把权证当股票买，捂到最后都变成零了。她到处告，人家采访的时候问她怎么看，她说我相

信政府，怎么就归零了，总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她没有总结自己的问题，对这个东西不了解。她买白菜的时候还讨价还价，能还价 2 毛身心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但拿 40 万她都没有了解其中的规则。大多数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中国股市其实盈利的都是极少数，“二八定律”，除非赢钱人赶紧把钱拿出去花了，买房子了，不少把钱投进去的也会蒙受亏损。所以，中国金融市场骗局特性特别明显，就因为傻子太多。

说回最近的股灾，我觉得今天崔大师讲的特别好，一个不懂的瞎子摸象的问题，你们研究金融、研究艺术的可能都不懂，因为你看到





的观点是一个偏见，任何人不可能了解全部的道理和真相，我对艺术和金融彻底不懂，没学过，恰恰因为我懂，所以我今天可以无知者无畏，可以畅所欲言，没有包袱。

崔自默：

反而客观，从客体角度、第三者角度反而容易清楚。

窦含章：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中国的老百姓关于北京出租车涨不涨价的问题会非常得纠结，公共汽车涨不涨价非常纠结，会高度热议，因为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这很正常，但出租车涨价，起步价就涨了4元，公交车票价上下浮动能有多少，其实是小利。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包括媒体，其实中国很多媒体我觉得也是够弱智的，把很多的版面和注意力放在这些蝇营狗苟的小利、枝节问题上，真正的大问题没有人管。

从上周开始中国金融市场大幅动荡，我现在看到一个主流的解读方法是，银行过度扩张，表外资产、各种理财产品无度扩张，毫无节制，不注重金融风险，乱放贷，不把钱投在实体经济，把所有板子打在银行上，说现在央行要收紧了，动真格了，不救你了，央行要通过这个进行压力措施，言外之意，儿子们（中国银行）都是坏蛋，一天到晚瞎搞，扩张理财产品，瞎放贷，老子是好人，儿子不好老子出来管教

你一下。我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我虽然不懂金融，但也知道今天银行出现这些问题是谁造成的。我个人感觉，因为我懂所以敢说，中国今天很多的现实问题，房价问题，污染问题各种各样的乱源和祸根之一就是银行。

事实上我们银行乱放贷，做大表外资产，有强烈的放贷冲动，还不是因为央行的放水造成的吗？

崔自默：

通货膨胀是金融的规律。

窦含章：

但和银行的放水有关，这些年我们央行货币投放的M2始终是超过经济增速1倍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国家房价不涨，通货不膨胀，鬼都出来了。货币增加量18%、25%，能不通货膨胀吗？央行放水，银行能不放贷吗？我们国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非常疯狂的举动，央行已经把存准率调整到20%，也就是说银行吸收的存款20%要交给央行，拿1.6%利息，现在最低的银行存款利率就是3%，当然一部分活期存款价格可以再折算，但可能比1.6%高。每个银行20%的存款是赔钱的。你说它怎么办？肯定剩下80%拼命地贷，银行今天出现的局面完全是央行造成的，央行过去几年一直给银行摇头丸吃，上个礼拜央行突然说了，你小子不孝，你戒毒，我教你半天你吸毒。最后导致金融市场极度恐慌、

崩溃。最可笑的是上海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达到30%，说明银行资金达到极度紧张的情况，你降准啊。他不降准，还勒紧，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降准，什么时候把准备金率降下来。

中国外汇储备为什么这么多？3万多亿美元，20万亿人民币，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笔财富，有人监管吗？谁在监管？老百姓关注公交车涨不涨价，出租车调不调价的问题，这没人管。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通过外汇管制积累起来的，我们当初设立外汇管制制度怎么办？因为怕外汇流失，后来我们外汇已经多得撑得不得了，这个制度没有废除，经常项目已经可以了，但资本项目没有放开，所以外汇仍然不断积累。又没人管。

现在3.4万亿买了1万多亿美国国债，这两天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最高，创若干年最高点2.66%。这是我们提供给美国人的低息贷款，现在中国人利率1.66%，但实际银行贷出去给各种黑条件，我贷给你1亿，你必须把5000万返回给我，相当于我们2.66%给美国进行低息融资，自己的企业在承受着10%这样高的高利率，为什么中国民间高利贷盛行，因为银行拿的贷款利率太高。

人民币升值问题，这几年一直在升值，谁能告诉我人民币升值有什么好处？实际上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一分钱、一毛钱都没有捞着，升值是自我阉割，是对国家财富的



自我毁灭，有人说人民币升值了，你到国外买资源便宜了。错，人民币升值，你在国外买的每一桶油，每一样东西还是拿人民币在央行换的，每赚一块钱都是央行亏的，因为央行强制结售汇，美元和人民币是 1:7 的时候他收进来美元，最后 1:6 的时候放给你，表面上看你赚了 1 元，实际上国家总财富没有任何增长，结果我们出口商受到损害，同时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美元，给美国人提供低息融资，所以美国的金融霸权得到维护。

王文：

我听着心惊肉跳，但我发现你是不是最近在股市赔了？

窦含章：

我已经有三年不玩股票了，知道这玩艺儿骗人。

王文：

这是不同观点，有很多地方我是想反驳你的，但作为主持人我不能反驳你，希望黄老师能反驳一下。

黄隽：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不反驳窦老师了，还是返回到今天的主题“艺术和金融”。刚才我听崔老师的讲座觉得挺受启发的，因为最近我在关注艺术品金融，也在关注艺术家，觉得艺术家比较多的是感性思维，金融更多的是比较理性的，两者碰到一起经常会有很多的营养。刚才我从崔老师的讲座中也汲取营养，觉得你跳出了圈子，有哲学家的智慧。

关于中国艺术品金融市场。

按照文化部的统计，2011 年，我们国家艺术品金融市场交易额达到 2000 多亿，现在全球排第一，

超过美国。我们认为，这个市场发展得太快了，快到无论政策部门还是实践部门都跟不上，文化部可能想这是一个 2015 年的目标，结果 2011 年就达到了。这个市场发展得很快。

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条线，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的一条线，换句话说，3000 美元以下大家要为吃和穿奔波，过了 3000 美元以后就可能有余钱了，就对文化、旅游有需求了。2012 年人均 GDP 突破 6000 美元，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强烈变化，到了这样的水平以后，人们对财富管理的需求和对文化上的精神需求上了一个比较大的台阶。

我对艺术品金融的思考。

我最近在研究艺术品市场和货币需求的关系，近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次贷危机以后，各国货币发得都很多，CPI 涨的不是很多，大家在讨论中国 3 月底货币超发，大家说突破 M2 的存量有 100 万亿。和 GDP 比大概是 1.9 倍，而在美国才是 0.65 倍，我们还没有考虑到货币每年要周转几次，单单和 GDP 比，这个指标也有问题，GDP 是一年的量，而货币存量是长期积累的量。

无论是一种什么量，我们可以看出货币超发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按统计局规定的 CPI 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在 5% 左右，货币这样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



句话说，原来是1元的杯子，发行1元的货币，不考虑货币流通，它是1:1对应的，如果发行2元它就变成2元，但现在货币发行大量，没有和实体经济、商品、吃住在对应，而是去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不光是中国，还有在全球范围内货币需求的结构变化。

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大家把艺术品市场加入其中，作为三大投资市场。艺术品交易也吸收走了不少货币，从央行角度来讲需要关注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

投资艺术品到底挣钱不挣钱？从国外和国内的数据分析，因为经济学分析要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可能是300，或者50年的数据，统计的结果是很矛盾的。也就是说有大量的文章证明艺术品投资是挣钱的，也有大量的文章证明艺术品投资从财务上的回报是不挣钱的，所以这个结果是很矛盾的。从金融学角度来讲，如果把艺术品作为资产组合中的一部分，它是个很好的工具，投资上过去有股票、债券、房地产、储蓄，现在这个资产包中加入10%的艺术品，作为资产包的一部分，它是很好的分散风险的工具，这点大家比较认可。

今天的金融，我的理解是“加速器”的作用，而不是“泡沫制造者”。可能艺术家最希望碰见的是以收藏为目的的藏家，而是我根本不懂这个艺术品，完全拿来当作财务，今天买明天卖的情况。国外和

国内很多文献的研究显示，有时候艺术品的收益表面上看来不是很高，但还有很多人在富裕以后愿意拿钱去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精神需求，这是和别的投资品最大的差异。房地产没有审美需求，艺术品有特殊的精神层面的满足，放在家里面，看见它就特别高兴，我可能不在乎挣不挣钱，就想留着，就喜欢它。所以，这样的需求肯定是艺术品很重要的特质。

金融角度来讲，我们也在研究，艺术品从生产到流通，到保管整个链条中，金融怎么能给它一种实实在在的支持，而不是制造泡沫的支持，怎么能对文化产业有引导和助推的作用。走到今天，无论你同意不同意，包括有一些艺术家其实很反对艺术品和金融的结合，他们认为艺术品是无价的，把它金融化是很不对的。今天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以后，这样一种文化需求实际是你想不要都不可能躲得过去的，在这样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把金融作为一种助推器，就像支持实体经济，金融产业也是一个产业，某种程度上它是加速器，而不是泡沫制造工具。

所以，艺术品金融还是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谢谢大家！

王文：

谢谢黄老师，不愧是艺术品金融研究的权威学者，我觉得您讲的非常专业，非常深刻。现在还

有20分钟左右时间，请在场来宾和崔老师之间进行简单的互动和问答。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

问：

今天是第一次现场聆听崔自默老师的演讲，特别感谢吴老师把我引荐过来。刚才崔老师说艺术和秩序的关系，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无论是金融还是艺术方面都存在一个秩序问题，也就是无论是艺术品，绘画、雕塑、还是新媒体艺术，一个艺术家在他艺术品的塑造上，他自己就是秩序的构建者。但他面临着市场的秩序，在市场里他就不是主导者了，而金融更是这样。秩序到底由谁来主导？我觉得有点像“丛林法则”，刚才崔老师提到商人改变历史，丛林法则里，主导者就是食物链顶端的上层，包括美第奇家族，以及达芬奇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们的艺术作品主导的艺术取向和塑造的东西，是为贵族的审美趣味来服务的。到今天艺术品已经纳入到金融市场，虽然好多艺术家反对这方面，但他不能起到主导权，主导权还是在规则制定者手里。

王文：

他问的是您怎么理解艺术品的秩序，权力在谁手上。

崔自默：

我曾经写过《秩序为美》，爱



因斯坦在用狄拉克方程的时候，他发现狄拉克方程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法则，但狄拉克当时在造这个方程的时候，他是靠臆想，他当时没有推过去，但是他觉得应该可以这样，于是他就编了一个。没想到爱因斯坦在多年以后用上并验证了，说明是秩序。陈景润先生说过，自然界和数学是一样的，我看数学方程就像你们看美丽的风景，所以秩序为美。艺术的功能一开始有自娱功能和娱人功能。自娱功能，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敢，和别人没关系。娱人功能就是产生了市场、理论、教育、批评、经济等等概念，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自己说了不算，谁有钱谁说了算。市场规律是我们不得已遵从的规律，就像金钱，我们都知道金钱规律是不对的，但没有金钱人类今天不会存在。

天理、法理、情理是必须要分开的，法律保护的是守法者而不是弱者。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把天理、法理、情理混为一谈，我们谈到了很多是现象不是本质。何况现象只要存在影子就一定有它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评论它，但要承认我们无法改变。秩序如果从科学法则上讲，混沌 - 秩序 - 混沌是螺旋式上升，他们之间是永无相生的过程，是没有定论的。

问：

我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原来西方有诺贝尔奖，

我当时和崔老师提出来，中国应该在科学艺术领域有自己的话语权。崔先生非常爽快，我们两人交款给北大，在北大设置一个“崔自默科学艺术基金”，是因为这个事和崔先生结缘的，崔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像司马迁讲孔夫子一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司马迁这句话来形容崔先生很合适。他曾经也说自己的墓志铭已经准备好了，就三句话“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特别自信，这种自信极其感染我，给我一种鼓舞。这其实也反映了一种责任感。

伟大的教育家，至少应该培养大量艺术大师；伟大的思想家，应该给全世界贡献大量的思想，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伟大的艺术家，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崔先生也很勤奋，他说“勤奋即天才，天才即勤奋”，他给自己的要求是每天画出一幅精品，已经到他这样成就的人，刚才吴老师也说，现在他的价格已经连续三年在拍卖展上是最高的。所以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影响很大。

今天也很高兴应王文老师邀请参加这个活动，这里请教崔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国外艺术品市场、国内艺术品市场，毕加索、梵高画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动不动就是上千万，几亿美元的状态。中国艺术品为什么在整个国外拍卖市场没有办法达到毕加索的高度。毕加索的东西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审

美享受，艺术的本质其实是自娱娱人，怎么实现这个局势的扭转？请教崔先生这个问题。

崔自默：

我之所以这么累就是因为这是我的理想。钱才说了算，说起钱很庸俗，当时我在工人出版社待的时候，有的人说我视钱如粪土。我很荣幸接触过上一代所有的大师，大师没有一个是谦虚的，如果他说你给我改一下错字，真发现错字，那么你下一次别进门了。我很高兴我很早就意识到钱和时间的重要性，因为它有用。我们之所以不如人家，是因为我们国力不强。比如随便一张纸，我说10万元谁要？我估计没人会举手，为什么？10万元谁要？一定有人举手，甚至能掏100万。那是喜欢我的人，所以不是我的东西贵，是因为喜欢我的人，有实力的人喜欢我。你光喜欢，没钱有什么用？我们大张旗鼓地说做慈善，一分钱也是钱，你想帮助别人，你自己都不行，你没有办法。我们要努力发展，这实际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问题，我们总在追国外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很勤奋，把外国的经典都翻译完了，对人家的东西如数家珍，人家怎么不学你呢？

所以我在孔子学院10月份在法国办展览的时候，我给他们提出新的文明理念，就是我们要在不同国土，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下如何交流，不要一厢情愿把孔子的思想



介绍给人家，人家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学习别人传播你。我们作为国家公关战略，要有文化自信，要抓住机遇搞经济。经济是“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像我们身体一样，不吃就饿，你都长这么多肥肉了，你还饿什么呀？没办法，机器会衰老，排泄有规律，并不是因为我们长的很胖就不饿了。我认为这是心理学现象，很复杂，我也觉得无能为力，觉得精力和能力有限，所以呼唤更多有德有能的人围绕一个共同的理想，干出更多的事情。

问：

现在整个人类进入智慧经济的时代。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整个人类生产已经能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主要是制度的问题。因为信息社会开工率 1/3 都不足，如果达到满开工的话，人类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早就满足了。人类进入追求精神生活的阶段了，为什么会出现艺术和金融结合更加紧密的趋势，这也和人类的精神需求有关。我们讲幸福感最大化，物质已经满足的情况下，也在追求精神生活满足的最大化。

我们讲“人类产业文化化”，崔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崔先生系列的产品，有墨茶、墨纸等产品，我觉得您做的“产业文化化”是非常好的尝试，接下来您会有什么计划来做这些事情，包括当初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做这个尝试？

崔自默：

这是非常大的文化课题，我们有个基本规律，《八大人觉经》里讲到“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因为经济到现在已经可以了，科技文明已经很发达了，上天都上去了，但水龙头漏水还解决不了呢，不是你解决不了，是你没想去解决。如何把人类智慧集中到幸福感觉上服务？可以解决，但谁来组织？如果我们的汽车红灯一结束绿灯一亮，马上就可以通过很多，这是秩序运动，这就是火车之所以快的原因，每节之间连着呢，这就是光电运动为什么一秒钟 30 万公里，它们是同时运动的。而人不行，只能一个个走，等到传到这里时很多时间已经过去，这游戏规则我们协调起来是很难的。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知音能够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文明理想发展，但我没有那样的福德，只能自圆其说，按自己的规模来建设，我有多大建设多大。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合作者出现，这也是我们结成能量的开始，只有更多的合作者的时候，才会减少耗费，但我们不要怕浪费，我们因为怕浪费会产生更大的浪费。

窦含章：

刚才您说这句话我有知音感，我以前想写强权论，核心的思想就是秩序本身是有价值的，有时候秩序本身的价值会超乎民主各种各样

的追求价值观的东西。实际上中国真正沉默的大多数是中道的力量，不是左也不是右的，是中间道路其实有一大批人，但没有人鼓与呼。

崔自默：

就好像突然旁边的屋有人打架，你觉得他们会看打架还是听我们很有意思的东西呢？他又好奇，那边荒唐的戏剧还没有结束，没有一个人会给我们把舞台让出来让我们演正戏。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秩序没有人愿意去组织，也没有人愿意去听。例如我看到前面的悬崖不跑了，停住了，结果被后面蜂拥而至的人给踩死了。

窦含章：

我们都悲观过，但认识越多的人越有希望。可以团结起来。

王文：

非常感谢崔老师！相信今天所有人都有收获。崔老师侃侃而谈，又谈思想，又谈历史，又谈哲学，我们收获颇丰。最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崔老师！

今天重阳论坛到此结束，谢谢！（结束）



网址：<http://rdcy-sf.ruc.edu.cn>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文化大厦6层

Add:6th.Floor,Wenhua Building No.59 Zhongguancun Street,Haidian District,Beijing 100872 P.R.China